

《散文》编辑部 / 编

散文  
2010精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散文》编辑部 / 编

散文  
2010 精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再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散文2010精选集 / 李汉荣等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06-5797-3

I. ①散… II. ①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5827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mailto: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21 插页8 字数313千字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定价: 38.00元

## 写在前面

也说不清什么原因,又捧起了《金玫瑰》来读,而且是读出声来。这在我,是很久没有的事了。俄苏文学有一次向我展现了它奇异的魅力。

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笔下,一个个那个时代的文学巨人,成为了可以和你握手的人:

和我一样,契诃夫患有失眠症,他是天才与道德的化身。他说,俄罗斯,我百看不厌。他把没有才能的作家的最典型特征概括为:“举止傲慢、目空一切”。为了自己的失眠不扰乱母亲和妹妹的生活,他总是悄悄来到花园,在夜色中久久徘徊;而在病危时,为了大家不伤心,他也总是在深夜里才流出泪水。

蒲宁。深情的他有着平静的沉思,他配得上这样的评价:高贵的忧郁。他来到世间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各种美好因素写下墓志铭。

高尔基。就是那个曾经参与一个时代一个阵营的精神生活的巨人——鲁迅的侧面留影尤其是胡须,与高尔基神似。他也和茅盾一样,对白杨树感兴趣。在风中仰望着白杨树,他说:“多么强大的力量啊!”那种伟岸的情怀,我们简直可以把它称为“高尔基感”。读《白杨礼赞》时,我们就能读出这种“高尔基感”。

还有普里什文。他不接受非他所固有的东西,他不是被失败的世俗名利驱赶到森林中的隐士。林中的水滴声与普里什文的脉动相互唱和,他笔下的春天不仅仅在证明俄罗斯的美丽,他是“按心灵的意志”生活的典范。强大的心灵力量赋予了他显微烛幽的洞察力。他不是农作物,他是野草。

还有那个诗人,他把诗写在废旧的纸烟盒上——但这丝毫不妨碍这些诗作在广大的苏联共青团员中流行。他是巴格里茨基。面对出版社和编辑,他羞于开

口谈论稿酬——在莫斯科，他的稿酬总是他的朋友帮他来谈，他仅仅负责在一旁微笑。在贫困生活、哮喘病之外，他像个老顽童。他编造关于自己的传奇身世、他像话剧演员那样说话（他讲话的表演性曾经吓退了一位气质不凡的老乞丐）——他活灵活现地处在人与神的中间状态，多少有点像巫师。

当然还有很多俄苏作家。他们也都是有魅力的作家。

他们的魅力在哪儿呢？

我总是习惯于把他们称为“奇异的混合体”。我知道，这有些神秘主义色彩。但当我试着不这么说的时侯，却总是顾此失彼——就像我们当前的文学一样顾此失彼。我们的确可以把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贡献概括为再度发现了“日常生活”，但我们就以此为据全然陷进“日常生活”的沼泽，却是大可怀疑的。精神产品的推广策略，简要言之，即人间化，这本可不受到苛责，但我们在策略部分投入过多，对我们的精神产品的制造初衷已然全盘忘怀——是应该有一个严厉的声音和一个战斗的身影来断然制止的。

俄苏文学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俄苏与我们在国家现代化、共产主义运动及生活现代化的进程中有很多类似的经历。但俄苏与我们（特别是几十年前的我们）的文学有着极大的差异。我们的蒲宁在哪里？我们的普里什文在哪里？我还要回到那种有着神秘主义的表述——他们是奇异的混合体：除了时代因素，还有时间因素。时代是被命名的时间，而时间又是天生拒绝被命名的。只有伟大的心灵才懂得时间的这一狂傲属性，只有这样伟大的心灵才知道什么是永恒。

2010年底

## 目录

李汉荣   购物记	003
张淑娜   孩子	019
黄敏璜   琐记	023
周蓬桦   旧春天的歌谣	032
王陆   蝴蝶有声	038
范晓波   还乡	045
郑文燮   故里四章	050
卢惠龙   感受彼得堡【外一篇】	055
薛林荣   安远镇	061
刘上洋   高路人云端	065
朱以撒   远影	074
王族   骆驼之死	083
徐鲁   翅膀下的风	088
庞华坚   在农历深处	095
白光迅   年华似水	101
许俊文   有些路你并不清楚	108
半夏   无可替代的失败者	112
苍耳   公社年代的拖拉机	119
林混   黑夜里的万家灯火【外一篇】	123
田鑫   变老的村庄	129
王月鹏   空间	134
徐迅   作家还是梦吗？	146
李城   外婆的山谷	149

【卷贰】

- 157 石坚 | 永远的怀念  
 161 汪慎之 | 我与王新淼  
 164 崔东汇 | 我哥  
 169 孟大鸣 | 自学, 自学, 向前走  
 173 胡桐秀 | 有一点悲哀的故事  
 180 张亚杰 | 我的小学

【卷叁】

- 塞壬 | 入侵者 189  
 丛桦 | 村晚 193  
 习习 | 周围 200  
 人邻 | 岁末手札 207  
 南子 | 记忆之歌 212  
 伊尹 | 月亮啊, 月亮【外一篇】 220  
 高鹏程 | 高度与光线 223  
 张生全 | 拾语者 229  
 光辉 | 招商札记 234  
 李家淳 | 九月手记 240  
 安宁 | 蟋蟀何日入家门 244  
 谢燕 | 一个叫西的女孩 248

- 255 靳小蓉 | 沉默的风景
- 264 伊北 | 江冬秀：顺流逆流【外一篇】
- 272 钱红丽 | 读画记
- 280 金梅 | 不慕名闻利养的高僧【外一篇】
- 286 吉炳轩 | 老酒店
- 289 马力 | 绿波荡漾的美妙瞬间
- 293 马新朝 | 向湿湿虫行注目礼
- 296 黄桂元 | 不要掠夺李庄的静默
- 303 梁凤莲 | 艺术擦肩而过
- 308 王立文 | 最大的岛，最小的洲

【卷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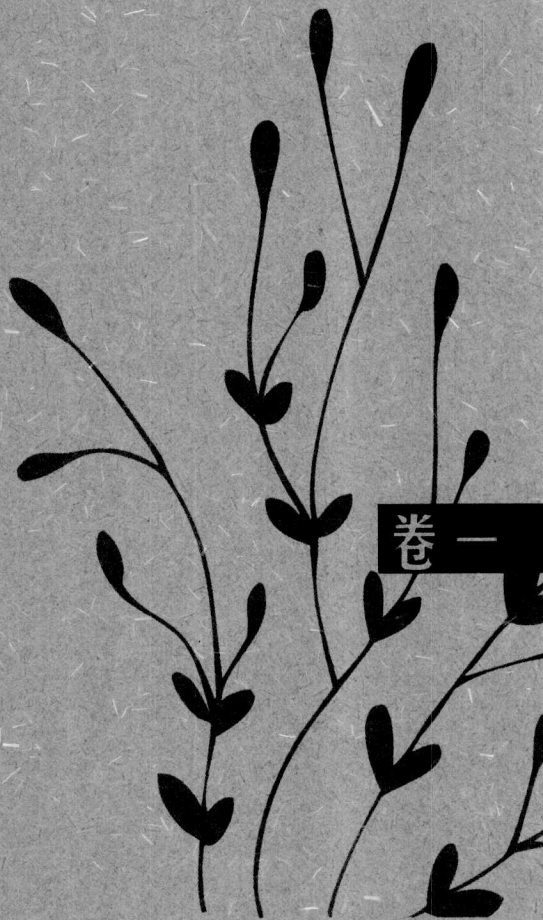


【卷伍】

孙敏璞   蚕	317
查一路   幸福恰如蝴蝶【外一篇】	319
安宁   倾听	322
孤岛   名流与名士	324
朱成玉   生命	326
冯杰   麻雀世家	328
羽清雪   四壁雪	330
李汉荣   被我走了一小半的那条山路	331
雪小禅   异数	333
田一洁   查尔斯王储的眼泪	336
王小忠   栀子花	337

蝴蝶有声

卷一





### 牛皮鞋

很难说,我买的这双,也许就是我山里的亲戚,我那年迈的姑父养的那头黑牯牛身体的一部分。那年我去看他,他正在坡地放牛,他为牛身上被荆棘划破一点皮而叹息,他说牛辛苦,不该让牛再受疼。他小心体贴着他的牛,但他不知道,他最终只是体贴了一双毫无知觉的皮鞋。

### 纯棉

当我们从母亲子宫里走出,那第一次包裹我们无知身体的,是纯棉。

我穿过的所有棉袄,是真正棉做的袄,里外的棉布,包着棉花的心。挡在冬天的一切路口,护着我单薄的身体,是纯棉。

疫病袭来,我们戴上口罩,穿行在病菌横行的空气里,这小小的屏障将我们锁定在安全区,它有着军人的勇敢,但它是如此柔软,是的,它是纯棉。

与世上众多身体一样,我的身体接受过各种布料、各种丝绸、各种化纤的包裹和爱抚,最后,我还是皈依了纯棉。

棉袜子——有它忠厚地一路叮咛,走在路上,我可能有翘起,有徘徊,但我不会被污泥浊水收缴了双脚,我总是崇拜黎明和白雪的方向,我总是记得,脚底的纯棉。

棉衬衣——或许,我们免不了不得不穿上各种外套在台子上走来走去,并系上旗帜般的各色领带,但是,紧贴身体的,与我肌肤相融的,是这隐埋于花色后面

的,朴素的纯棉。

棉手巾——我们辛劳的汗水,我们忧伤或喜悦的泪水,我们的伤口,就交给它吧,被它擦拭过的生活,不再轻薄而有了分量,因此更值得一过;被它擦拭过的泪眼,能看见深远的海,你分明从潮湿的手巾中闻到了海的气息,看见了波涛里的盐,这就是说,我们再渺小,也是无限海洋的一部分,它擦拭我们的时候,一片云正在擦拭大海之上的天空……

就这样,棉花默默地布满我们的生活,使越来越僵硬的世界不至于彻底硬下去,而保持了一部分古朴和柔软,使充满危险的生存,仍然值得信赖,至少有一部分可以信赖。那靠近棉花的一部分,那具有纯棉品格的一部分,是可以信赖的。

孩子,你迟早也会喜欢纯棉的……

## 罐头鱼

我按商标上的厂址找到那家罐头厂,想打听到那些鱼和那条河,想看看鱼的样子,河的样子,看看鱼游在河里的样子。

当我赶到,看见罐头厂坐落在沙滩上。河早已干枯了,我看见了大大小小好多个养鱼池塘。其实,我跑这么远,只是从罐头跑向罐头——这些养鱼塘,不过是没盖上铁盖子的罐头。

阅历贫乏的鱼,没见过河流的鱼,没见过什么世面的鱼,养活着我们的身体。

我们也是一种阅历贫乏的鱼,我们没见过真正的河流,没见过真正的鱼,我们见过的与鱼有关的最大世面,乃是:在火锅店吃鱼。

我们见过的鱼,都是鱼的遗体……

## 顶针

顶针如今是没有用的,我们穿着批量生产的衣服和鞋袜,从头到脚,我们已经被商业包揽。穿针、引线、缝补,这些动作已经与我们的手没有关系了。但我还是买了枚顶针,放在家里,有时还戴在手指上,体会那种凉意,那种与金属肌肤相贴并被轻微压迫的感觉。我的母亲,母亲的母亲的母亲……世世代代,她们的某一根

手指都戴着顶针，金属的光，闪烁在她们的日子里，岁月因此不那么幽暗。一枚枚顶针从她们的夜空旋转而过，无数个年代的顶针，就连接成光的星河，她们的家族和儿女，就在这星河里次第而行……有时候，我看一眼顶针，就想起无数年代的母亲，就看见她们辛苦、慈爱的手指……

## 草帽

在所有帽子里，我最喜欢草帽，麦秸编的那种。戴在头上，就有回到故乡，回到麦地的感觉。每一根秸秆的前生都是一苗麦子，都曾青翠过，摇曳过，芳香过，饱满过，都曾是大地的风景。现在，它们来到我头顶，我就这样想：这是远道而来的故乡，为我遮阴蔽阳来了，为我送清凉来了。此时，故乡在我头顶，这是应该的，故乡应该高高在上。谦卑的土地，谦卑的麦子，从来都在低处，现在我把她放在头顶，让她俯瞰这失去露水、失去弹性的城市，她是旋转在城市上空的芳香的月亮。其实，这也是故乡抱着我的头，在悄悄提醒我：水泥不是你的故乡，水泥上不生长庄稼，不生长露水，不生长灵性，不生长记忆，不生长诗，你的真正故乡是那片麦地，即使你回不去了，你也应该在心里保存一片麦地……有时，我看一眼挂在墙上的草帽，就像看见了小时候蹲在屋檐上看我的那个月亮……

## 草鞋

我小时候穿过草鞋，也学会了编草鞋。草鞋多用新鲜结实的稻草编成，金黄色的，香喷喷的，柔软的，如果合脚，穿在脚上是很好的，用现在的话说，是很爽的。穿上草鞋，走在初夏原野上放牛，或采猪草，或与伙伴奔跑捉迷藏，特别有感觉，有一种幸福感，你想，穿着草，走在草上，草走在草上，是怎样的柔软、温存。现在人们爱用什么“指数”来定义生活，什么幸福指数、快乐指数，指数是用数字来计量评估的，但是，很多东西，特别是属于内心感受的东西，与数字是没有太多关系的，我当年穿的那自己编织的草鞋，在统计学上根本就算不上数字，但是我穿在脚上却很幸福，比现在穿几百上千元一双的名牌皮鞋，还要幸福得多。穿那昂贵的鞋子，我只觉得是踩在一大沓钱上，踩在牛的疼痛里，踩在商业的圈套里，顶多有点虚荣心

的满足感，一点儿也没有真正的幸福感。

我至今还记得，在秋天的夜晚，我穿着自己制造的第一双草鞋，去找小朋友玩。月光洒在地上，我走在月光上面，金黄的草鞋，金黄的月光，我都有点分不清哪是草鞋哪是月光，我好像也是一片月光，在月光里奔跑着……

每次在鞋店里买鞋的时候，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要多瞅几眼，想从层出不穷的鞋里，找到与流行的鞋子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鞋，常常是找不到的。同时也似乎并不明白自己到底要找什么鞋，只是觉得心里空空的，脚下也空空的。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是在找那早已失踪了的草鞋，那单纯的草，单纯的月光……

## 阴丹布

母亲年轻的时候，爱穿阴丹布做的衣服，在那时候，阴丹布可能是她穿过的最好的布料，在我的记忆里，穿阴丹衣服的母亲，是很好看的。上次回家，八十多岁的母亲说起当年的阴丹衣服，竟然很激动，不知她是否想起了与阴丹衣服有关的往事。人老了，总爱把年轮往回转的。临走时，母亲希望我在城里给她买一点阴丹布，她想做件衣服穿。我回到城市，跑了很多商场，却都没有阴丹布，多数人，年轻一点的人，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什么阴丹布。我感到不好对母亲交代，内心也觉得十分遗憾，母亲穿不上阴丹衣服，我也无法看见穿上阴丹衣服的母亲是个什么样子，母亲和我，都无法重温 and 再现一段时光了。想不到，一个年代过去了，连那个年代的布料、颜色、款式都很快消失了……

## 笛子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会了吹笛子，当时没钱买笛子，就在河边生产队的竹林里，偷偷砍了一根竹子，仿照老师的笛子，用铅笔画了笛孔的位置，在家里用烧红的粗铁丝钻了笛孔，正好用竹子里的薄膜做了笛膜，笛子就制造好了，一吹，还真能吹出不错的音调。为了让笛声发出颤音，我有时就在笛子里灌一点水，估计别人听起来能感到这笛声还算悦耳，至少不刺耳。我几乎天天吹，在晚上，大人嫌吵，我就跑

到河边吹笛子，河水哗哗唱着，很有激情地唱着一首老歌，我吹奏的笛声，正好为她伴奏。特别是很投入地连吹几首曲子，停下来，抬起眼睛，看见数不清的星星都集中在我的四周和头顶，好像也在倾听，我内心里竟然涌起了一种彻底湮没一个小孩子的意识能力的无边的神秘感和神圣感，还有一种幸福感，同样也是无边的。

我无法做自己的听众，站在自己对面倾听自己的演奏，因此总想从别人那里听到对我吹奏技艺的印象，有说好的，有说不错的，有说我是胡吹的。我当然希望能给听到我笛声的人们带去快乐，但我毕竟是自娱自乐，别人的不屑我并不在乎，连古人都说了：“儿童倒骑牛背上，短笛无腔信口吹”嘛。

现在，我已不再年少，我吹过的笛子，早已丢了，我吹过的曲子，早已忘了。懵懂无知的岁月，我曾经给世界制造了纯真的声音；长大了，我再也没有给这个世界添加过任何生动的声音。那如潮的音乐，只是别人，或仅仅只是电子复制的流水，浑然漫过我们身体。尽管如此，我仍然保持着逛乐器店的习惯，无论来到哪个城市，我都要到乐器店看看。有时也想买一件乐器，尤其想买一支笛子。不是为吹奏的技艺，仅仅是想重温少年单纯的激情；什么都不为，仅仅只为发出那伴奏河流、感动星星的透明的声音。但是，乐器店的乐器，它们都太专业化，太技术化，太成人化，太标准化了，用它们怎么也吹不出那“短笛无腔信口吹”的音调了。

看来，在这个日益标准化、技术化、市场化的年代，我想找一支不规则的笛子，想走个调，想“短笛无腔信口吹”，竟然成了不可能。

我想用我小时候的方法，再为自己制造一支笛子，找个地方，就回到故乡的小河边，把少年时吹过的曲子找来再吹一次，痛快地走一次调……

## 农具店

隔一段时间，就会特别想故乡，想那原野、溪流、稻田、麦地、荷塘、菜园，想那纵横阡陌上的野花，笔直机耕路边的杨柳，想那静静走在月光里的晚归的农人，他荷锄的肩上，扛了一小片月光，他正把这片月光带回家……

有时候是多么想自己也扛一把锄头，试一试田野春墒的深浅；或者握一把镰刀，收割秋天的第一缕稻香。

但你总不能天天回故乡，即使回了故乡，你还得离开，离开不久，又开始想。



这样,我就有了一个不经意间养成的习惯,过一段日子,我上街购物,绕来绕去,最终却绕到农具店里,看看那些锄、镐、锨、镢头、镰刀、撮箕、簸箕……有时忍不住还摸摸它们。这些古老的农具,一代代传递在农人手上,如今,它们还活着,它们是故土衣钵,是我记忆的徽标。

我最终并没有买,我已无地可耕,买了也无法用,水泥的城市是不能耕种的。但我久久端详着它们,其实是在端详着故乡……

## 连环画

我们这些四五十岁年纪的人,都是读连环画长大的。连环画,也叫小人书,出版社把比较流行的故事、小说、电影缩写成简明的脚本,并配上图画,图文并茂,图文互释,通俗明白,悦目赏心,是那个年代青少年普遍的文化快餐和精神食粮,对普及文化、丰富内心起过很大作用。《水浒传》、《三国演义》、《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以及许多电影,当时都有连环画册,我读过不少。连环画是真正的小人书,开本很小,只有手掌那么大,可揣在衣兜里随时读,那时小伙伴之间互相交换阅读。若伙伴多,就可读到很多,小小的书得到了最大的传播,真正做到了效益最大化。我至今记得,夏日的一天,我曾经揣了几本水浒连环画,钻进河边柳林里入迷地读。其时蝉声如雨,林深而幽静,小小的心随了林冲、李逵、鲁智深们,紧张地走村串寨翻山涉水除暴安良杀富济贫。这林子一时间深得比历史还深,比宋朝还杀机四伏,自己却手无寸铁,不禁有些害怕,赶紧跑出林子,一看,头上悬着当代的太阳,大人正在稻田里拔草,心才跳得慢了。回头再看那林子,觉得有点深不可测——在那里,我和古代的英雄们度过了不平凡的时光,那不大的林子竟有些浩瀚无边的意思。我想,这实际上是书改变了人的目光和内心,从而也改变了他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虽说那只是一本本小人书。

现在每次进书店,总要瞅瞅孩子们的读物,这不仅因为自己是做家长的,潜意识里可能也与小时候的阅读经历有关,总想看到与早年记忆有关联的蛛丝马迹,这样,心似乎才会熨帖。但遗憾的是,早已不见了连环画的踪影。少儿读物不少是所谓的大开本,甚至是国际开本,很大的纸页上只有稀疏的几行文字,配以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卡通画。图画基本都是电脑制图,都是出自冰冷的技术操作,而少